

當生命之餅被擘開

何尚允

每次，當我望著手中擘開的餅，我都會有說不出的感受。

向後望·記念

在擘餅時，我們通常都是想著：十字架上，神的大愛。

然而，我總會嘗試望得再遠一些。十字架，並不是神的一個突然其來之想法：在十字架的背後，是一個絕不放棄的神。這個故事，不是從十字架開始；而是從亞當開始，從亞伯拉罕開始。這是一個關於神，何等地渴望祂所造的，能享受與祂同在的喜樂故事。不論祂所造的怎樣對待這位造物主，神就是要用盡一切的方法，將我們挽回。

透過一個人（亞伯拉罕）、

 透過這人所出的一族（以色列）、

 透過這族中的一人（耶穌）、

 透過這人的身體（教會），

神展開了祂的拯救計劃。

這一切，源自一個愛我們的神；一個甘願負上一切代價來兌現祂承諾的神。

而我們，則是這個愛和守信的神，祂在地上的身體。

每次，當望著手中擘開的餅，我總會提醒自己：我是永遠連於我主耶穌那裡，成為祂的手、腳、眼、耳、口…

讓祂的愛能被感受到、讓祂對世人永不捨棄的承諾能被人認識；作為祂的手、腳、眼、耳、口或是甚麼的我，有一定的角式。

你，也有一定的角式。

向上望·新出埃及

耶穌擘餅的那夜，是逾越節的前夕。

頭一次的出埃及，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吃羊羔的肉，並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。然而那一個晚

上，當耶穌和門徒相聚、記念這日子，餅和酒都齊備了，幾本福音書卻同樣地對所要吃的羊羔絕口不提。

逾越節的羊羔在哪裡？

望見耶穌，施洗約翰就曾經說過：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！」

耶穌，就是那逾越節的羊羔。

新一輪的出埃及，開始了。

我們從舊有的生活方式中被釋放出來、

我們從這世界，你爭我奪的遊戲規則中被釋放出來、

我們從過去的失敗和不能自拔的罪惡中被釋放出來。

天上地下，再沒有別的名字，我們需要順從，唯有那個永遠代表拯救的名字。

就是那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」。

擘餅的時候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：頭，或會因著表示謙卑而垂下，但我的眼睛，

卻永遠需要向上望。

因為我只有一位需要效忠的主，沒有其他 —— 我候命於祂、遵命於祂。

向內望·依靠

拿著手中擘開的餅，我省察。

人其中一樣最大的悲哀，莫過於不再看見自己的錯，或是自己會錯。不再向神認罪的信徒，和聲稱不會再犯罪的人一樣是在自欺欺人。手中拿著的餅和杯，常提醒我，每天都需要神的賜予。我相信，若問任何一位信徒，他都能告訴你依靠神的重要，我們都需要從神而來的幫助。

但神的幫助不同於佣人的協助：後者只為解決你當下的問題，他的存在是供你駛喚；而前者卻是要你從中認識祂，並持續的依靠祂。

這塊餅、這個杯，是祂賜予我的。

恆常的擘餅，表示我對祂的依靠，也是恆常的。

沒有了，我會覺得空洞嗎？饑渴嗎？

主，我需要祢。若我忘記依靠祢，這將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哀。

耶穌說：「我就是生命的糧。到我這裡來的，必定不餓；信我的，永遠不渴。」

我信，也需要持續的相信下去。

向旁望·一體

在我手上拿著的，是一片「被擘開」的餅。

哥林多的教會四分五裂，紛爭、分歧常常出現。保羅提醒他們：「我們雖多，仍是一個餅，一個身體，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。」

每次聽到這句話，就好像心裡被人打了一口釘一樣的痛：憎恨、仇怨，再一次將這個身體，擘開了。

耶穌的身體被擘開，以至我們可以被連合起來。

又是另一個「奇妙的轉換」。

耶穌的身體已經為我們被擘開，以至四分五裂的我們可以被連合起來。

一個身體。

拿著這個被擘開的餅，我省察著自己與別人的關係。

並為自己作為一個「使人和睦」的使者，重新立志。

向前望·至祂再來

十字架並不是句號，而是開引號。是開始，不是終結。我和一同領受這餅和杯的弟兄姊妹，被召繼續以說話、以生活，去宣揚我們主的捨身，直至祂再回來的那日。

然而因這盼望而生的信心卻不會令我們平靜，反而是不平靜；不會令我們啞忍，反而是不妥協。它沒有令不靜的心靜下來，反而它就是人的不靜之心。因為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不會接受現實就是如此，反而開始承受苦難，並與這個世界所謂的「現實」對抗。

若是這樣，我就絕不是在「等」祂再來。信主後的人生，從來都不應是光坐著等被接到天堂。「教會是世上惟一的，為了其非會員之好處而存在的團體」。忘記了自己這個最根本的身份，作為信徒的我們，就會被其他事情所分心。我們會為最雞毛蒜皮的小事，耗盡了最大的精力、愛心，和包容。祂的救贖故事，卻始終未被傳開。

而每當我望見手上拿著餅和杯時，我總是堅持自己以微微的笑臉，以喜樂（不是罪疚）的心，和歷世歷代跟隨祂腳蹤的眾聖徒，同聲說：

「主耶穌啊，我願祢來！」

